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紀汝燮

釋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輯

晉九

後秦 北涼

釋僧叡 魏郡長樂人博通經論從羅什受業恭正所譯與相賞契

大品經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

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訖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静末慧日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以不任為宗非待故以無照為本本以無照則凝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啓章玄門以不任為始妙歸三慧以無得為終假號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沖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漚和即始以悟終蕩蕩

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寔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為閡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

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既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濵流祇洹之化西明啟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懐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

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誰受業譯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遥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挍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麤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

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定之
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
為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己懷薄
信我情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
餘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
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
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為衆入為
處持為性解脫為背捨除入為勝處意止為念處意斷

為正勤覺意為菩提直行為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序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寘羣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

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羣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眾教懸懃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挍九增以之屢至如間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萬佩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實之跡權

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俟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徵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宫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

荒田之穢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也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足樸正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華而幾其實也大藏鱗字函亦錄梵作胡

法華經後序

法華經者諸佛之祕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為名者照

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寔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為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之為化悟物雖弘

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昭其不滅夫邁玄古以超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宗以絶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

期於二地經流兹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啟談者乖其准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為之傳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眄矣于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諳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

思益經序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絁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

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眾欣遇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

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録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髙座所説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説為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説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内妙藥於忍界阿難之所絶塵

皆其不可思議也髙格邁於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已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窺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啟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為喉襟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摘幽旨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為辱來

不見相為相見未緣法為始神緣合法為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邉情譣詖難可以叅契真言廁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爐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神識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

良在此也自提婆以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為記冀通方之言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

此經以菩提名號為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為王標准宏廓故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真懷簡到徹悟轉詣闡其名而悦之考其旨而虛襟

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為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布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鶉首

關中出禪經序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脩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

十日自姑臧至長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蒙啟授乃知學准法有成脩首楞嚴經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抄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迦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脩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

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
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别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愈
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
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波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
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
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
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
昬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于忘照照

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挍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失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備無間然矣

大智釋論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

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内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為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絶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宫以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言之

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為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

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虛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語言相對則掩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業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濵逍遙園堂鑾輿佇駕於洪涘禁禦息警於林閒躬覽玄章考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

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滑弱喪矣其故何耶寔由道未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為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日已頽斯

人令再曜世昬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真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懐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挍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

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棠譯而書鄙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大藏友字函亦録鄙作都

中論序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為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獨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

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感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蕩蕩焉真可謂理夷路於沖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枚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側陋覩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以作鎮譣詖

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恵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
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敢豫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
為喉衿其染翰申釋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
名賔羅伽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
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於經通之
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祛
内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
者真若日月入懐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

釋手遂復忘其鄙拙托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葢是欣自同之懷耳（大藏神字函亦録）

十二門論序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門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疎有殊致之不夷乖趣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

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弱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遐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途既開真得振和鸞於北冥馳白牛以南

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惡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未希也哉敵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識虛關希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其能益也庶以此微開疾進之路耳並出三藏記集大藏守字函疾作自

出曜經序此序不似僧叡撰因末有僧叡造首姑附其云予自武當則嘗南遊者也

出曜經者婆須密勇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

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絕倫先師罷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軫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

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有不怗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晝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挍聊復序之

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寫訖

僧叡造首 大藏定字函

涼州釋道朗 北涼主沮渠蒙遜時人

大涅槃經序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衆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為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秉虛照以御物寄言跡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為像即羣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情不在已厠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羣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為一夫法性以至極為體至極則歸於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

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惑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敘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闡究竟致為涅槃之源用能闡祕藏於未聞啟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瘵痼拔無間之疣贅闡祕藏則群識之情暢審妙義之在已啟靈管則

悟玄光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痔痏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為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寘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沖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為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祕藏以窮源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至於理微幽蟠徹于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淸難雲構

翩躚周密由使幽途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餐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徹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縣梵音震響於聾俗真俗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于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沈弊入邪之綱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天竺沙門曇摩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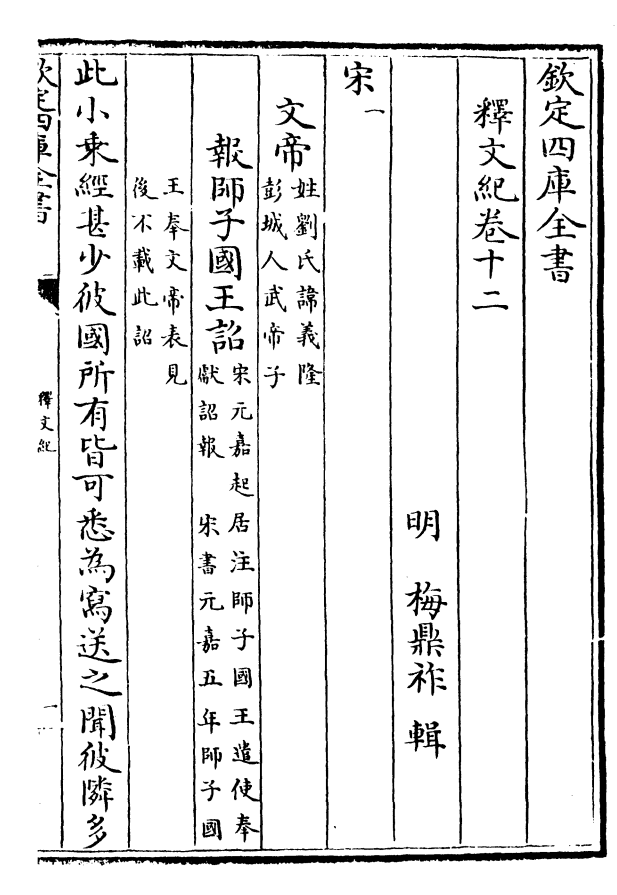
清勝内外兼綜將來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為法城塹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讖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鋭而為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余以庸淺預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叙

其宗格豈謂必然闚其宏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萬五千偈於此方言數減百萬言今數出者一萬餘偈如來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猶勝餘經足滿千倍佛涅槃後初四十年此經於閻浮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四十年後隱沒於地至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乃得行世雨大法雨自是巳後尋復隱沒至于千載像數之末雖有此經人情

薄淡無心敬信遂使羣邪競辯曠塞玄路當知遺法將滅之相出三藏記集

釋文紀卷十一



釋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輯

宋一

文帝姓劉氏諱義隆彭城人武帝子

報師子國王詔宋元嘉起居注師子國王遣使奉獻詔報　宋書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奉文帝表見後不載此詔

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悉為寫送之聞彼鄰多

有師子此猷未覩可悉致之

慧嚴法師喪事詔 嚴姓范豫州人從羅什受學還建業大宏經典元嘉中卒

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 高僧傳

孝武帝 諱駿字休能文帝子

沙汰僧徒詔 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世祖下詔設諸條禁非戒行精若並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宫掖制竟不行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

加項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

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

條格速施行廣弘明集欺道二句宋書作敗亂風俗人神交怨

明帝諱彧字休炳文帝子

修復中興諸寺令前廢帝毀中興天寶及新安諸寺太宗定亂下令

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

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

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書

賔禮道猛法師詔 高僧傳猛西凉州人東遊建業上東安寺續開講席明帝深相

崇

接

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賔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轝各一乗乗轝至客省

南譙王劉義宣 武帝子孔明止作譙王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

顯敘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搉而陳使劃然有證袪其惑焉

張鏡 吳人仕新安太守弘明作張新安失名

答譙王論孔釋書

仰復淵旨脈通伊教俯惟末造鞠躬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平權

鐘啟發俟於悱憤矣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頫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刼者豈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從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啟報應之轍網宿昭仁苑苗弘信既以漸漬習成否滯日袪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鞸燓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適諒理均而俱蹟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

不避輕率狂簡 苗北藏作畋辯作辯 並弘明集

傅亮 字季友靈州人 左光祿大夫

文殊師利菩薩讚

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業化游方圓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賾導達天人

彌勒菩薩讚

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兜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旦屬想靈期 並初學記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右光禄大夫弘明用字

神不滅論道子著神不滅論柬正遠公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絶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以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

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内其猶如兹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静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絶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

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南藏生之本也下有生在本邪生之所本八字）

容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内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夫所以為有則生為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答曰

乎之難辯則辨矣末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絶䨓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為

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

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怳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

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

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
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彿
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
形為罪為是形邪為是神邪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
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予形神不相資之論
於此而躓矣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
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
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邪若

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彼形盡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信於其終邪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非理無

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營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

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顔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爽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則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與禪師論踞食書

夫聖人之訓脩本袪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

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跪之禮斂袵十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

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節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左光禄大夫

與王司徒諸公論道人倨食書　司徒王弘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惟此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雖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

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絶氈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為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令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

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禮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異以求厥中願恵咳唾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等答范伯倫諸檀越書慧義姓梁北地人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元嘉末終烏衣寺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晝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絶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

方求不異之和雖貧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甞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説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

不推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宜戒之辠佛法通塞繫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辠幸顧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答慧義等書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

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理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黙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論据食書

道生慧觀見後生傳云生自關還都止青園

寺王弘范泰顔延之並抱敬風猷從之問道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内有聞輙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

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慙固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三首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

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飧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誡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退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

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令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侯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當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暘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若其節思而不改容有

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啟

又表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讃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既遊臣輒仰刋碑上曰皇帝讃正此三字而已専輒之辠恩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

臣死且不朽以之弘奬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哎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諶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巳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禄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葢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文帝詔答今刻弘明誤連前表

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

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祇洹碑讃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又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
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闢斯兩用
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
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
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無
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
有反善怗辭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堅陣已崩走伏路絶
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逍辭知窮臣近難

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録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為辠復敢冒昧干瀆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並弘明集

與謝侍中書秦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又為佛讃以書示靈運靈運答書兼和其讃祇此二書與靈運答二書今刻弘明並混為一

卿常何如歴覲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

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闗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騶遷未為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縁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絶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内讃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興人歌而善

佛讃謝靈運集載又云范光禄命作誤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謝靈運 陳郡陽夏人襲封康樂公歷侍中秘書監

答范光禄書 并讃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

塵閡絶忽見諸讃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
味翫増懐輒奉和如别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恵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永祗洹
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巖緣竊望不絶即時經始招
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户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
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界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
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光禄祇洹像讃三首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絶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讃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寳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秉一道

維摩詰經中十譬讃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餤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寧誰能律莫眂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羣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晻藹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

已就飛散豈復將攅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

勿留空念横使神理恧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宫懐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

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佛影銘并序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瀧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祖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祕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頌感群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顔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迴其慨

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逃遭逃遭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
聲成韻即色開顔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焞
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宾漠白毫幽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冒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明曠
若有槩敬圖遺蹤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
映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篤彩淡泞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亭恵亦孔續嗟爾懐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玆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曇隆法師誄并序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翩淪得拔竟知于誰龔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薫猶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

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髫辯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秉騎解絲竹沐絶景於康衢弄經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絶且三界迴洑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顧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損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

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離世妻子長絶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别矣旅舟南遡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撥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以山招法師至正郚人榮從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説款盡遂䕶按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

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吝滌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罹釁遠見絫尋至止阻澗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抆悽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

芳華懐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
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驤
首揮霍縈經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
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叅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
獲所窺道家躓近摩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異永息幽巖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于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杳既弗袪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從欲以拔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己於世曰髙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諸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辛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嶔事寡地閒尋微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承疾懍灼聞凶遽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誚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於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嵔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

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甍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偽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户粳糧雖御獨為甚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亹亹其資亹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讃揚彌虛彌沖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脩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沖素死增傷悽單縶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慼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迹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冡塋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峰川壑如泣山林改容自昔閑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與諸道人辨宗論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曰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顔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絶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遠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説敢以折中自許竊謂

新論爲照卿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聞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絶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絶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兹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有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遅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

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
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朂再問案論孔釋其
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顔也孔子
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
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
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
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
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絶累學

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入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入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闢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糜黎何由歸眞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晨暮

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

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
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
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
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
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
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
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
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問論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

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令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

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驎再問以何為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

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大小各得其宜亦

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令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畢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令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按群粗則粗者所

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髙今豈可就顔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籍顔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顔為庶㡬則孔知㡬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訃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

反非聖耶曰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末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旣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肯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復答朂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闗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

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會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畧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盖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盲大道推軸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葢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為累之自

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竒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憧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懐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感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

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絶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昂道人難云絶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末説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驎假知中殊為藻鹽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鑚火致惑苟南

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
洗心捐有可以袪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
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
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書 法綱見誅慧琳見後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
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
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闊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旣工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張愧躬於更李羿養懒書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

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恵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𠂢離之歎殆

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敎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遠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

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賠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弘 字休元琅邪臨沂人領中書監

問謝永嘉并書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者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

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謝靈運答王衛軍問并書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

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淨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羼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

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輙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閒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層言

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生姓魏鉅鹿人居彭城依竺法汰受業又遊長安從

什公還都止青園寺為時法匠終廬山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

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並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十二